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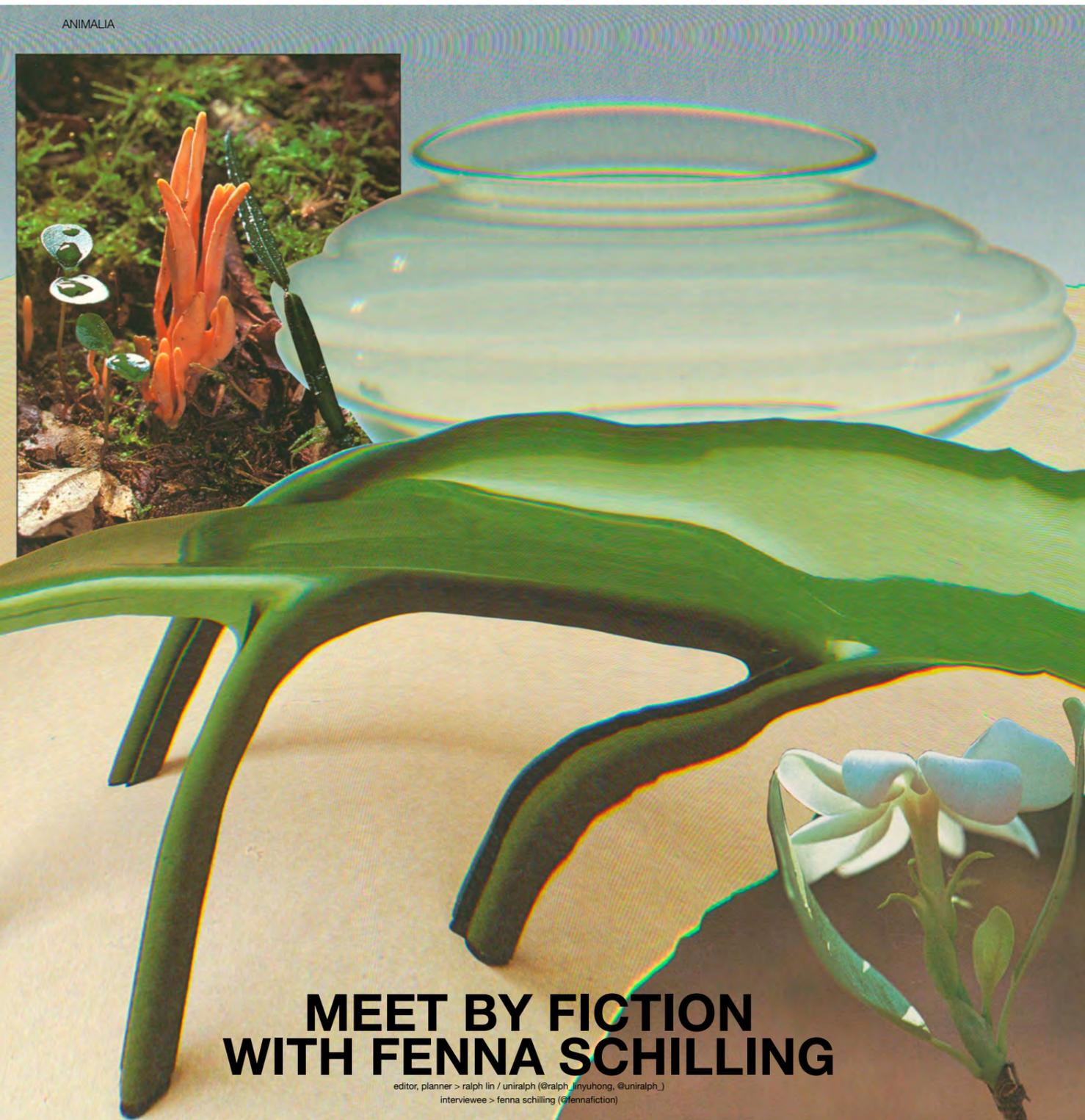


**SOMETIMES, I ENJOY TASTING THE
FLAVOR OF SURPRISE,
BUT MOST OF TIMES I HOPE LIFE IS
UNDER CONTROL, JUST “HOPE”**

editor, planner > ralph lin (@ralph_linyuhong, @uniralph_) layout > shanny liu

出其不意一直是生命裡最有趣的部分，那種介於掌握與失控間的灰色空間很吸引人，於是當我們探討這個致命地帶，卻又想把它具現化的時候，腦裡飄過了「拼貼」這幾個字。拼貼一直是《MILK X》在平面上相當著墨的藝術，但我們似乎還沒有一次將它獨立出來，從紙張、數位到立體，慶祝裡頭有意識的「隨機性」，春天開始的三月，很適合用來實現心之所向吧？

ANIMAL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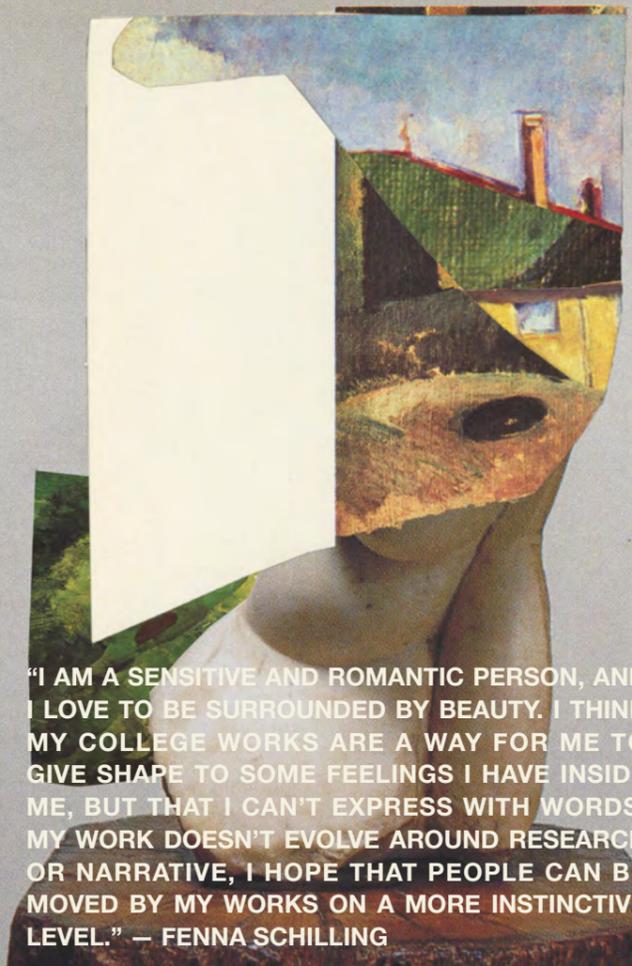
MEET BY FICTION WITH FENNA SCHILLING

editor, planner > ralph lin / uniralph (@ralph_lin, @uniralph_)
interviewee > fenna schilling (@fennafiction)

對於拼貼，在遊戲性之外，它跟其他藝術一樣都可以展現很多的情緒，不一定要有人物出現在其中，每個有人痕跡的物件或者空間都能反映著各種表情，即便它們不能說話。就像小說家用文字填出一個夢境，拼貼藝術家可以用許多紙張碎片寫出一篇有著起承轉合的故事，只要彼此頻率相同，眼前的物件就可以勾起你在某個時間點的記憶。荷蘭藝術家FENNA SCHILLING的作品是那麼的溫柔，後天的、「第二次」的組合還是充滿著「生命力」，揭示截然不同世界。在訪問的過程裡，我們從小時候的記憶談起，到第一幅的拼貼作品，隱身在FENNA背後的生命經驗宛如小說的開頭：女孩的家附近有著一座博物館，而父親則是裡頭的警衛，三番兩頭就會從博物館商店裡選一些老書回家...，而影響這一位女孩的不期而遇，就在這平凡的日常裡啟程。



ROSEBUD



"I AM A SENSITIVE AND ROMANTIC PERSON, AND I LOVE TO BE SURROUNDED BY BEAUTY. I THINK MY COLLEGE WORKS ARE A WAY FOR ME TO GIVE SHAPE TO SOME FEELINGS I HAVE INSIDE ME, BUT THAT I CAN'T EXPRESS WITH WORDS. MY WORK DOESN'T EVOLVE AROUND RESEARCH OR NARRATIVE, I HOPE THAT PEOPLE CAN BE MOVED BY MY WORKS ON A MORE INSTINCTIVE LEVEL." — FENNA SCHILLING



FENNA SCHILLING FOR DRAAIMOL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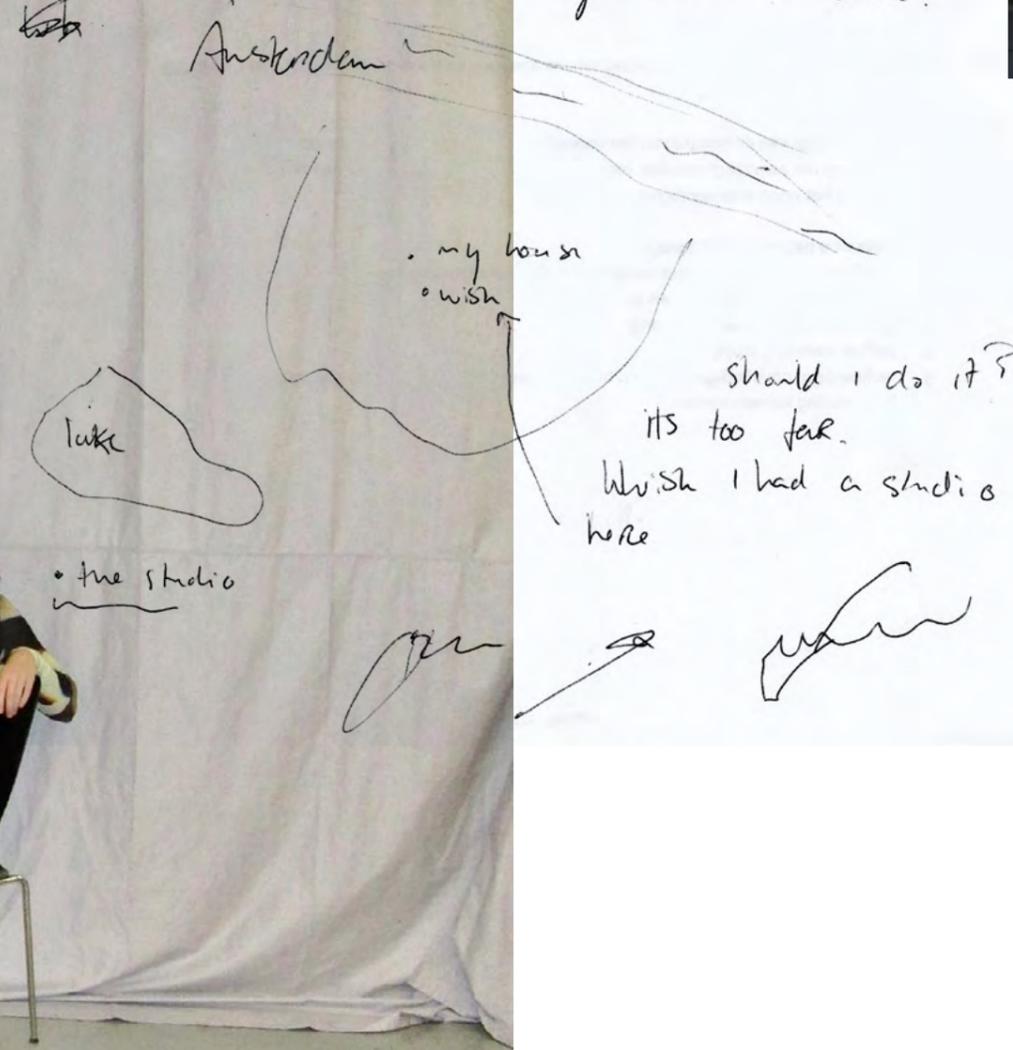


FENNA SCHILLING FOR PALOMA WOO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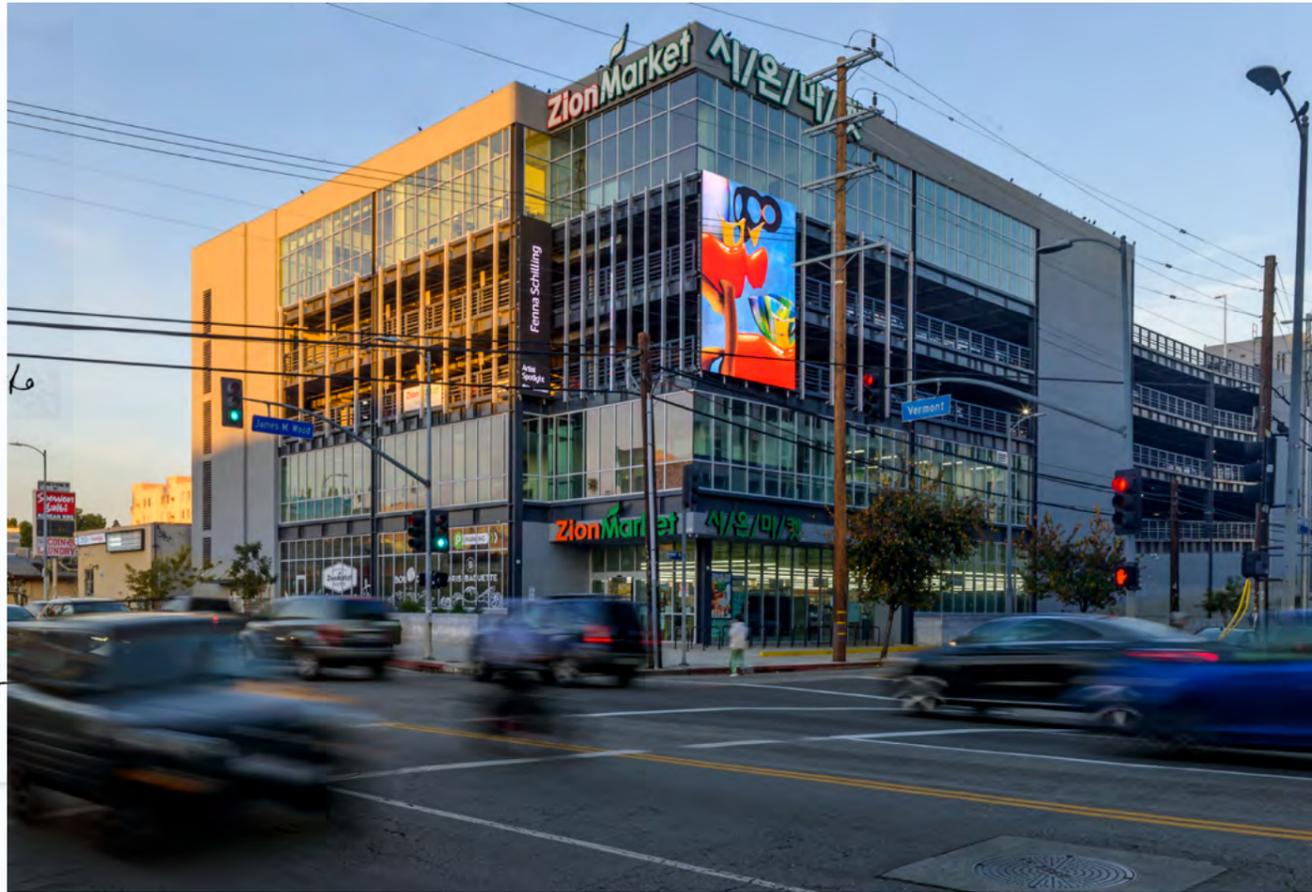


Today it was storming and hailing and I was biking through Amsterdam, to the outer edge of the city I biked alongside a lake and ive seen some neighbourhoods I've never seen before.

I was biking towards a studio-space that I wanted to see, so I made possibly rent it. It was beautiful, from the window you saw the fields, some goats and chickens. The sunlight fell into the studio space and I imagined myself sitting there, drinking a glass of wine after a long day of working. I would love to have my own space where I can create and get lost in time.



INSTAGRAM / @FENNAFICTION
WEB / WWW.FENNASCHILLING.NL



X CONVERSATION VISUAL ARTIST, FENNA SCHILLING

X : 《MILK X》(EDITOR RALPH LIN)
F : FENNA SCHILLING

X : 一開始請向台灣讀者介紹一下自己吧！拼貼之於你是一個怎樣的存在呢？

F : 我是一名拼貼藝術家，有時作為一名DJ，但主要還是創作關乎視覺的藝術，於是我從事著各種不同的項目，從EDITORIAL到商業項目，自個人計畫到與他人合作，最近參與了時裝品牌PALOMA WOOL，以及製作了荷蘭DRAAIMOLEN電子音樂節的識別系統製作，目前我也正在為東京的展覽做準備。拼貼對我來說就是慶祝已經存在的東西，你可以在這個世界上找到許多美麗而且有趣的東西，並通過重置、在一個新背景下賦予它更進一步的意涵。作為一名拼貼藝術家，我可以像詩人或是畫家一樣詮釋世界，雖然不是文字或顏料，但我有紙作為媒介。

X : 透過拼貼你想傳遞什麼？

F : 我是一個敏感而浪漫的人，所以這些拼貼作品就形成了我內心的某一種感受，一種無法用語言表達的感受，這些作品並不是圍繞在研究或者任何故事脈絡下進行，我希望觀眾可以更本能被這些畫面感動。我的拼貼作品其實徘徊在現實與數位模擬之間，這是我相當喜歡的一點，通常這些圖像都是被列印出來製作，並透過掃描與扭曲紙張，使得其最終宛如數位成品。如果你近看這些作品，會發現這些像素感的視覺粒子都是這麼而來。數位設計可以很酷很乾淨，但如果當中可以看到小錯誤那麼設計將可以變得更多人性化，我很感興趣這個狀態。

X : 從哲學學位到創作藝術，你如何將抽象想像轉換成實際的存在？

F : 雖然我學習過哲學，但其實那跟我現在創作的思緒相當不同，在認真鑽研了幾年的哲學書籍後，其實我感到非常困頓，僅僅通過閱讀、撰寫艱澀的論文好像沒辦法帶來實際層面的貢獻。但，雖然兩者截然不同，卻同樣源自我對生活的好奇心，透過哲學我可以探索一切不同的想法，而拼貼則可以讓我不旅行就可以探索世界。有趣的是，我的生活還是圍繞著書籍發展，只是現在從文字變成了圖片。

X : 這期我們探討著「隨機性」，你喜愛不期而遇的生活片刻嗎？又為什麼呢？

F : 是的，我喜歡！隨機的東西總是最好的。我和姊姊總是喜歡那些日常之中微妙且隨機的事件，例如我們會互相發送一根孤獨的香蕉躺在火車上、或者穿著一套滑稽衣服的小狗照片，我們都覺得只要慢慢來，生活會帶你很多快樂。

X : 那麼這樣的生活帶給你什麼創造力呢？

F : 對我來說，CREATION就是環繞在自己身旁的意識，如果沒有外在的世界你無法「創造」，好比關於顏色、聲音、光線、運動的意識這些都啟動我想創作的欲望。

X : 拼貼必然經歷著收集的過程，你還記得自己是什麼時候開始收集圖像？而你第一幅拼貼作品是以什麼為主題呢？與我們說說它吧！

F : 我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收集東西，我的父親是家旁博物館的警衛，他會從博物館商店幫我許多老舊而被忽略的書籍，舊書的氣味或者報紙總讓我提起興趣。在互聯網興起之前有許多展示著物件的書籍，例如收藏玻璃物件的書、關於沙發的書、或者來自大自然的圖片，但隨著存檔紀錄的方式數位化，被製作的書籍也頓然變成一件藝術品，有著更高的價值。我是在12歲時完成第一幅拼貼，在我高中的第一年時有個PLANNER，而我替這個日誌製作了封面，為了看起來像是在百年後的地下室被發現，我還把紙的邊緣燒掉，讓它看起來像做舊被剝文件，從那之後我的拼貼之旅已經走了很遠。

X : 你是怎麼開發自己的想像力？

F : 這可以通過很多方法來實現，而我是通過「尋找未知」來實現這一點。可以是一個新的國家，新結識的朋友，當然未知也可以是離家很近的地方，例如採取不同的路線去上班，尤其阿姆斯特丹這裡有許多小街道，我喜歡穿過這些道路來愧是不同人的家裡，因為在荷蘭，大家習慣拉開窗簾，你可以清楚看到每個家庭不同的生活方式。當外頭黑了，你看到一間燈火通明的房間時，就可以將自己想像成另一個，過上另一種生活，我一整天都喜歡玩這些小遊戲來保持自己的想像力。

X : 為了與不同的觀眾互動，我們看到你將自己的作品去與服裝結合，這是一個怎樣的過程？未來也有想嘗試其他媒介的計畫嗎？

F : 我很開心有機會可以為服裝設計拼貼印花，自己的藝術被喜愛，並且被人們帶入家中，甚至可以穿戴，真是太好了。PALOMA WOOL的設計師相當開放，在過去他們也與許多藝術家合作，讓藝術家真正為自己說話，當時我為品牌提供了三幅作品，最終看到完成品後真的很驚訝。通過這次的合作，讓我未來很期待作品可以與攝影師或3D動畫師產生不同的合作。

MEET BY TWISTED DIMENSION WITH GWON OSANG

editor, planner > ralph lin / uniralph (@ralph_linuhong, @uniralph_)
interviewee > gwon osang (@gwonosang)



RECLINING FIGURE 2, 2020, C-PRINT, MIXED MEDIA, 197 X 69 X 92(H) CM
© GWON OSANG AND ARARIO GALLERY

接下來我們要先將拼貼這件事情拉到一個更寬闊的維度去，從平面進化到三維的空間。當第一個想到拼貼這個主題時，腦中首先連結到了韓國藝術家 GWON OSANG，但精確來說他的作品是關乎雕塑，只不過它們倚賴著大量的「相紙」。如果很通融來看待這些拼拼貼貼的手法，以及帶點超現實的成品，或許兩者過程中的某些出發點並不遙遠，特別是他近期一系列肖像作品，帶著微微變形與延展的型態，產生著一種趣味的時間感—來自不同時間點，卻被拼湊出一個完整的實體。GWON的創作明顯過度在一個游離於兩個維度的視角，這種腳踏兩端世界的主意也不單是形式上的事，就連藝術家許多的切入點也是，好比他不少以娛樂產業明星出發的立體作品，以為要闡述消費主義，卻可能是在致敬野獸派的肖像畫，而這種跨時空的錯置或者說融合，也實現了我們這期想捕捉的不期而遇，儘管它可能是有意識的表現著無意識。



CLINING FIGURE 3, 2020-2021, C-PRINT, MIXED MEDIA
© GWON OSANG AND ARARIO GALLERY

Y'S BUSTS-E, 2016-2018, C-PRINT, MIXED MEDIA
© GWON OSANG AND ARARIO GALLERY



**"I WOULD SAY THAT I EMBRACE—RATHER THAN ENJOY—COINCIDENCE. IN THIS MANNER, I AM ACCEPTING OF THE ACCIDENTS THAT MAY OCCUR IN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 GWON OSANG**

ORCHID AND STOOL, 2013, C-PRINT, MIXED MEDIA, 43 X 33 X 80(H) CM
© GWON OSANG AND ARARIO GALLERY



Y'S BUSTS-E, 2016-2018, C-PRINT, MIXED MEDIA
© GWON OSANG AND ARARIO GALLERY



INSTAGRAM / @GWONOSANG
WEB / OSANG.NET

X CONVERSATION ARTIST, GWON OSANG

X : 《MILK X》(EDITOR RALPH LIN)
G : GWON OSANG

X : 讓我們從「維度」這件事開始吧。我們想許多人都很好奇，為什麼你想將平面照片裡的角色重置成3D雕塑呢？

G : 我第一次嘗試攝影雕塑是在1998年，那時候我還在雕塑系學習，由於攝影也是從藝術世界發展而出，所以這讓我想到了用二維材料來創建一個立體雕塑。此外，相紙是一種重量相當輕的材料，於是製作「輕質雕塑」也變成了另外一種嘗試。

X : 作為一位藝術家，你覺得「永恆」是可能的存在嗎？

G : 我相信作品一定可以比藝術家來得更長壽，但是我並不確定是否有任何東西是永恆的。

X : 從你近期的作品中，我們也在雕塑上發現更為大量的錯位表現，這使得它看起來就像一個立體的拼貼畫，超現實主義對你產生了什麼影響嗎？我們相當好奇！

G : 早期的肖像雕塑是在沒有基礎設施的狀況下，通過彎曲相紙製作而成的，看起來相當抽象，但在後期的作品中，我決定在一定程度上強調照片的平面性，同時讓整體看起來相對具象和寫實些。好比2016年的半身像系列，就是以韓國演員劉亞仁(YOO AH-IN)為藍本，體現了從抽象到具象的五個階段，而這系列受到了馬諦斯(HENRI MATISSE)在1911年《JEANNETTE》系列的作品影響。

後來自2020年以來，我便一直在創作抽象的半身像和雕塑，這些靈感也來自另一位藝術家亨利·摩爾(HENRY MOORE)。亨利的許多雕塑都是從繪畫開始，這些畫描繪了二次世界大戰時，躲在防空洞裡的人們，那也就是為什麼我近期許多作品都呈現斜倚的姿態。在某種程度上，這反映了當前社會所經歷的大流行病。

X : 這期我們探討著「隨機性」，你喜愛不期而遇的生活片刻嗎？又為什麼呢？

G : 我應該會覺得是「擁抱」，而不是「享受」這種巧合。這樣我就可以接受自己在創作過程裡的可能產生的意外。

X : 不確定的發生是每位藝術家創作過程裡會嚐到的事，對於你的雕塑而言，最大的不確定性是什麼？

G : 對於目前而言，我最大的不確定是現在的流行病。我有一個五歲的兒子，和一對三歲的雙胞胎，如果我的小孩因為COVID的政策而無法參加日間托照，我在工作室的時間也將大受影響。因此，我的任務是要提前所有作品、合作的截止日。

X : 或許社會的觀察家，你不少作品反映了流行文化，為什麼喜歡這樣的取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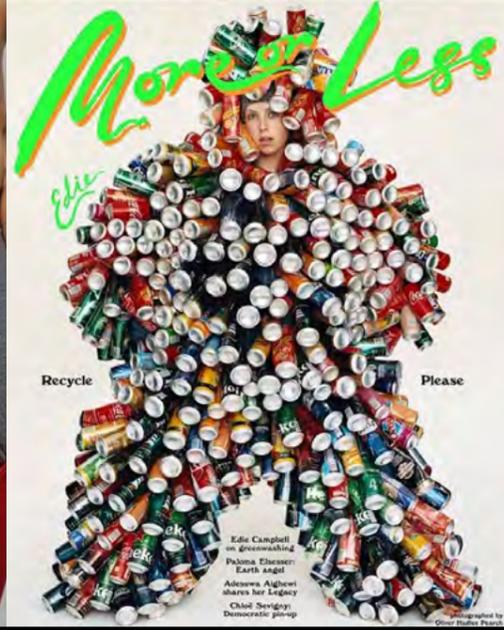
G : 這對我來說，任何事情都有能投射到作品之上。

X : 就你而言，像NFT這樣新數位藝術的浪潮，會如何影響以實體作品為呈現的藝術家？

G : 就像在虛擬世界擁有的另一片遊戲場，超越物理空間，我當然可以在裡面展示自己的作品。

X : 未來還有什麼物件或是角色你想用相紙雕塑來實現的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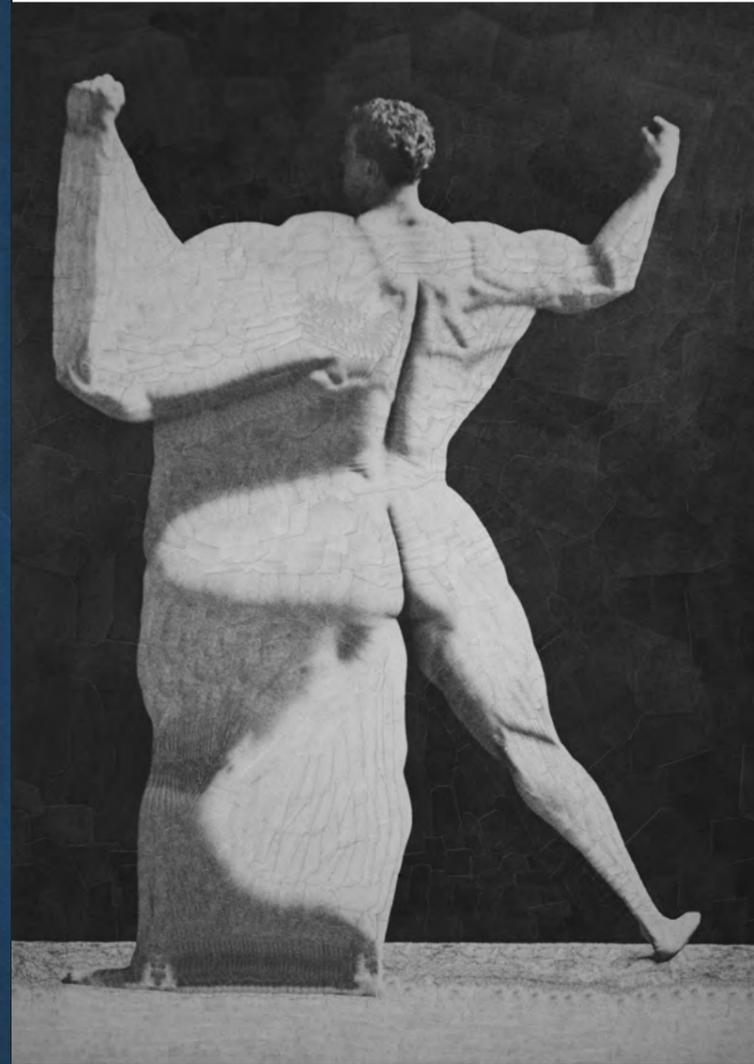
G : 我想要用我的技術再一次重現人體的解剖學，這是雕塑世界最重要的主題之一，其次是經典的雕塑與國寶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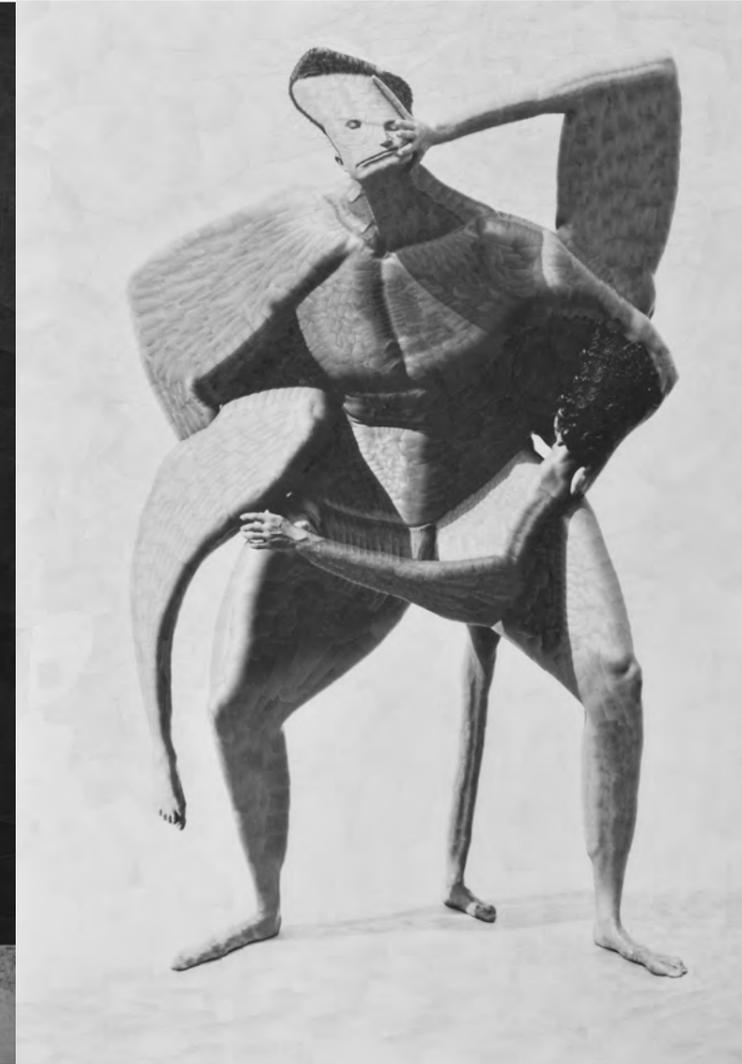
MEET BY A STRANGE MIRROR WITH LOLA DUPRE

editor, planner -> ralph lin / uniralph (@ralph_lin, @uniralph_)
interviewee -> lola dupre (@loladupre)

「兩個眼睛很好，它讓我們運作得很好，但為什麼不是五隻呢？又為什麼不是五條腿或手臂呢？」一切都來自於蘇格蘭的拼貼藝術家 LOLA DUPRE 的外科手術，但手法有點不太一樣。比起將不同的物件拼湊在一起，LOLA 大多是重複用同一張圖像中的繁密碎片，來慢慢進行縫合，直到美麗又獵奇的角色成形，這樣漂亮嗎？做為一位已經有不少商業合作案的藝術家來說，LOLA 的怪還有著一種呆萌感，比起不舒服，他的「美容診所」以一種美麗的陰錯陽差為號招，有點像送進一個還在試驗階段的生物改造器，當成品出來時卻發現程式不小心寫錯那種：「噢...怎麼會這樣，但好像也不差吧...嗎?!」同時透過這樣的變形作品，我們也得想想每一個「存在」之所以這樣的理由是什麼，我們著迷這種惡趣味。



AFTER EUGEN SANDOW



AFTER BOB MIZER, BOB MCCUNE AND HERB LAMM

X CONVERSATION ARTIST & ILLUSTRATOR, LOLA DUPRE

X : (MILK X) (EDITOR RALPH LIN)
L : LOLA DUPRE

X : 什麼時候拼貼這件事闖進你的生命中？為什麼解構與再構成為你與這個世界對話的方式？

L : 我覺得拼貼無所不在，除非你過得像名隱士一般，否則無法躲開現代文化的剪刀。我總喜歡扮演一面奇怪的鏡子來照映直而且現實的想法，反思我們的秘密、欲望和不舒服的現實，拼貼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自然的過程。

X : 你是怎麼開發自己的想像力？

L : 我總會嘗試新鮮的事物，廣泛地喜歡時尚、藝術、地理、歷史、物理、生物學...等等。在學習新事物的過程裡，會幫助你想像新的世界和景況。另外，我也會嘗試對自己觀點保持開放態度，僵化是你的敵人，因為必須願意放棄舊的想法才能讓出位置給新的，所以當你改變主意，並獲得新的理解時，會感到很棒。每個人都可以教你一些新東西！

X : 在你的作品裡，改變身體與外觀的手法意味著什麼？

L : 它代表幾件事：例如對你來說美是什麼？僅僅是因為你長大並接觸到一個告訴你什麼的社會而變得美麗嗎？如果我們去整型外科那裡改變我們的身體，也許可以得到一些關於美容趨勢的指導，但更遠的未來趨勢是什麼？這些言論對我們來說可能是多麼的離譜。兩個眼睛很好，它讓我們運作得很好，但為什麼不是五隻呢？又為什麼不是五條腿或手臂呢？

X : 這期我們探討著「隨機性」，你喜愛不期而遇的生活片刻嗎？又為什麼呢？

L : 當然，我喜歡偶然的事件，它們是最美妙的，並促成世上許多神聖的發現。透過粒子物理學，你會發現很少有事情是確定的，相反的，一切都是概率說得算，所有事情都有可能與不可能。如果你可以試著享受當下，那麼生活隨機的時刻就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事。

X : 現實還是超現實？這個觀點如何影響你的創作？

L : 我喜歡迷失在超現實的幻想中，那裡的事物是狂野、意想不到的。但我認為最有趣的還是存在這兩者之中的地帶，你會質疑自己，這是真的嗎？現實世界之中也充滿了許多奇妙的事物，也可能是不真實的——動物就像神話中的生物，你在街上遇到的人也可能是超級神秘生物。

X : 拼貼必然經歷著收集的過程，你還記得自己是什麼時候開始收集圖像？而你第一幅拼貼作品是以什麼為主題呢？與我們說說它吧！

L : 應該是將就時尚雜誌裡的衣服和臉混合在一起，在我很年輕的時候。我一直對創造很感興趣，有時是寫作，有時則是音樂，我想這一切就像拼貼，當我們說話時，會將經驗中的單詞拼貼再一起，當我給自己穿衣服時，也是用覆蓋物、圖案和各種東西來拼貼身體。

X : 如果我們將這世代解構成碎片，你會拼出什麼畫面？

L : 應該會是各種時刻的混合吧，有些看起來很正常，就像每一代人都有那種時刻；有一些則看起來很奇怪，我們玩弄我們的技術，我們的技術玩弄我們；然後有些時刻是簡單的愛和善意的場景，背景的噪音不復存在。

X : 創作實體的藝術作品讓你覺得...？拼貼藝術的未來會是怎樣？

L : 它讓我覺得自然，我多年前開始製作拼貼，製作一件真正實體的作品，並讓我可以畫廊展出並販售一直是一個很大的動力。我認為拼貼的未來可能是數位化、3D、互動式、具消費性，黑暗/光明與怪異/自然會同時發生。

X : 有時候拼貼具有某種視覺的時間性與動態，這個特性讓你覺得如何？

L : 這讓我感覺很好。就像鏡子裡的倒影被瞬間捕捉到了，雖然永遠靜止但充滿動感和故事性，所以如果拼貼真的是一面鏡子，那麼時間、運動甚至空間都可以被捕捉到裡面。

HELLO!

Go walking in the forest
Smile, meet animals, appreciate
moss and everything beautiful

Work, work is not work
Love, eat, live.

Charlie wakes up late,
stretch and pose!



LOLA DUPRE STUDIO



WITH SADE ENGLISH JOSH FAUX, LUKE HARRIS



LOLA DUPRE STUDI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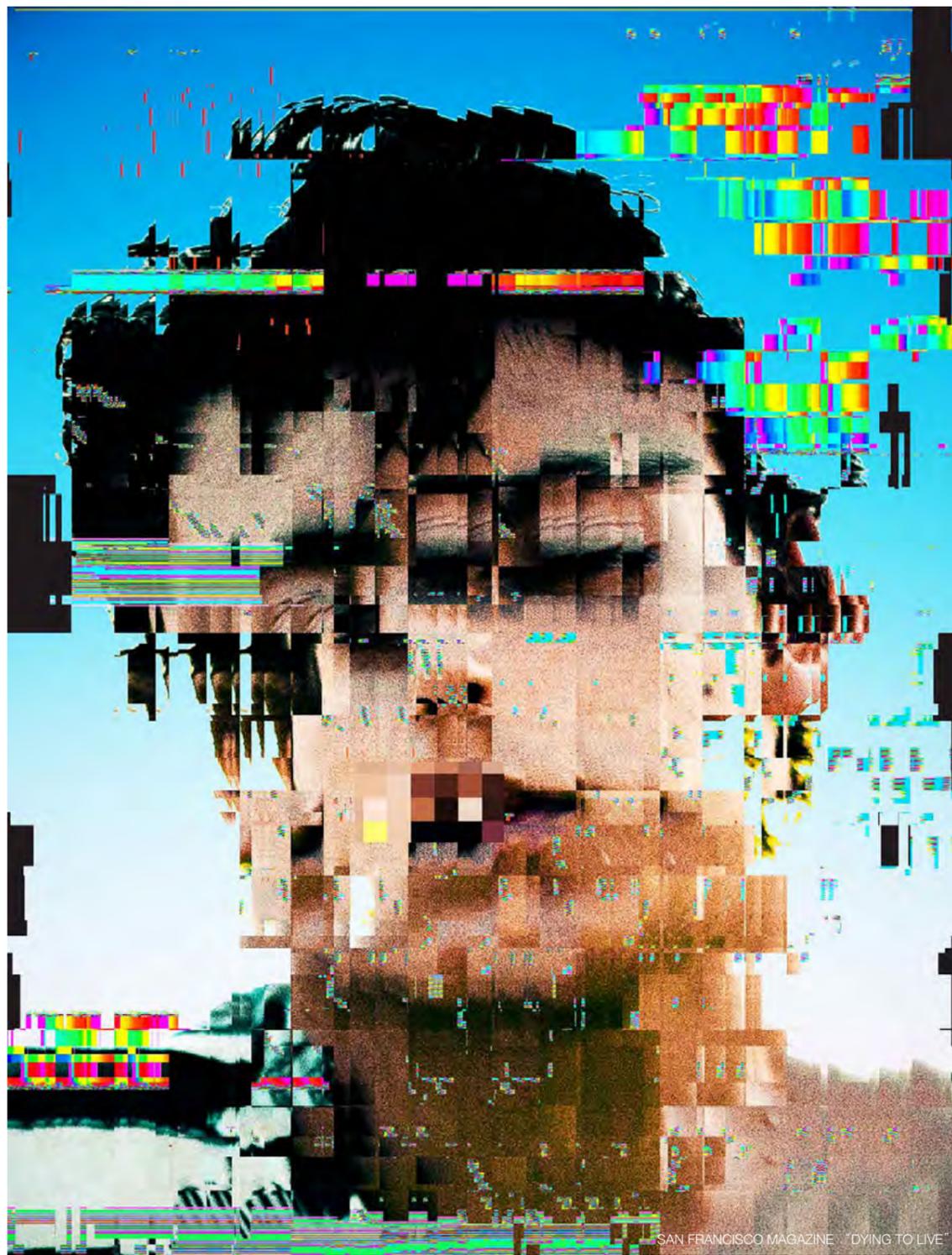
Look Listen

Visit the sea, talk, meet, eat
See the beauty in the macro and the micro

Try to create joy with everyth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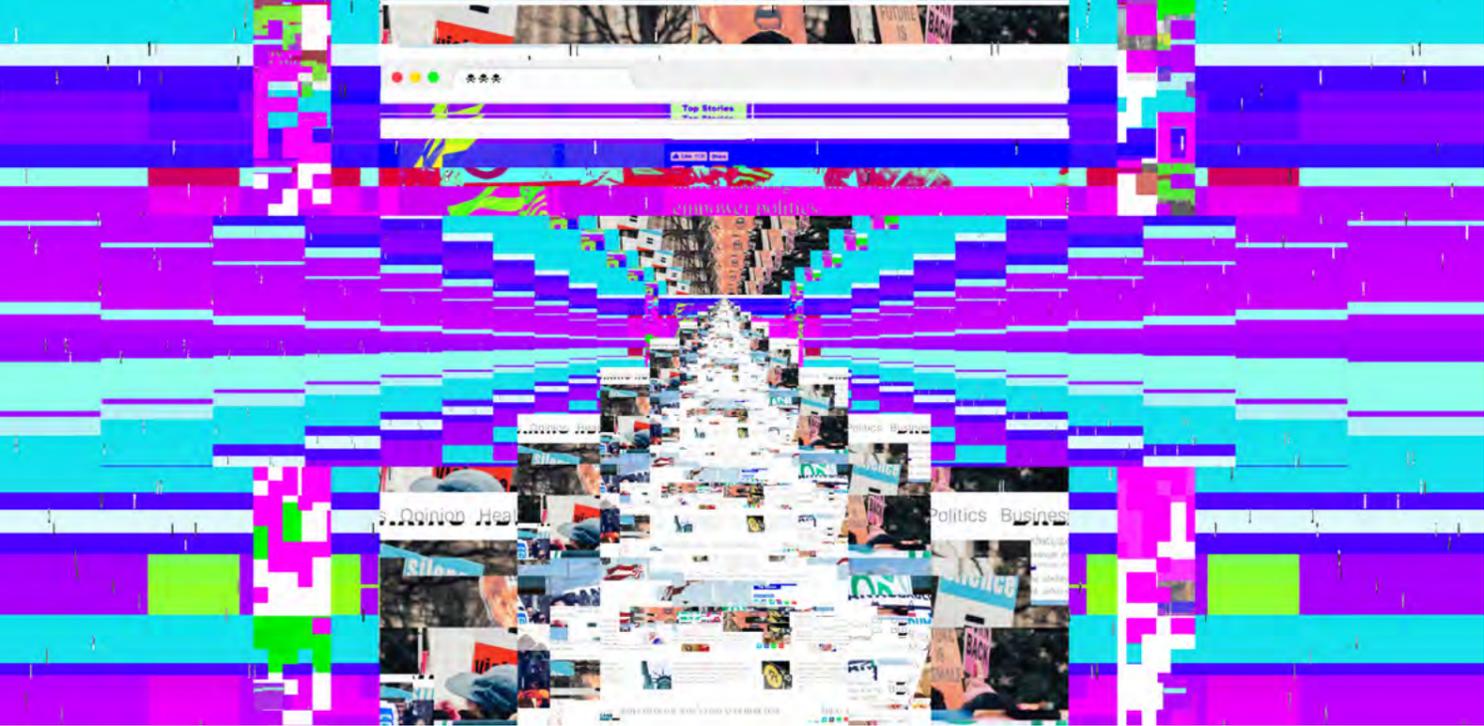
MEET BY SPEEDY TEMPO WITH YOSHI SODEOKA

editor, planner > ralph lin / uniralph (@ralph_linyuhong, @uniralph_)
interviewee > yoshi sodeoka (@yoshisodeoka)



SAN FRANCISCO MAGAZINE "DYING TO LIVE"

看似精確，但數位世界的隨機和意外也不遑多讓，於是對於部分藝術家來說，那個完全無法被人類所控制、且無法輕易被達成的失誤，就成為了數碼藝術中相當被人著墨的表現形式，例如 GLITCH 這種因故障而產生的美麗意外。如果你常出沒在台北忠孝復興一帶百貨旁的東區藝廊，那麼你或許曾經因為日本藝術家 YOSHI SODEOKA 的幻境作品而停下腳步過。從事著視覺藝術，另一方面也像維基百科對他的介紹「音樂家」，YOSHI 的作品常在飛奔的節奏裡，高速運算、反覆排列地介入數位以及自然世界的對立探討之中，透過聽覺與視覺感官的雙重接收力，來互相補充著彼此（好比作品畫面可能是在經程式設定後，依據音樂旋律的變化，而組合出的結果），再進一步，YOSHI 也把這些計算機的效果挪轉到了對於大數據的探討，例如監控就是一個尖銳的議題。因為電腦的運作，這種存在屏幕之後的「拼貼」畫面可以每秒都在變化，極度理性到一個失控的狀態，因為這根本超乎頭腦的想像，而這種隨機會讓人感到恐懼嗎？



THE INTERNET'S PHONE BOOK IS BROKEN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DETROIT TECHNO"

"I ALWAYS HAVE VAGUE IDEAS ON WHAT I WANT TO CREATE IN THE BEGINNING. BUT IT ALWAYS ENDS UP BEING TOTALLY DIFFERENT. AND THAT'S A GOOD THING." — YOSHI SODEOKA



INSTAGRAM / @YOSHISODEOKA
WEB / SODEOKA.COM & LINKTR.EE/YOSHISODEOKA

X CONVERSATION ARTIST, YOSHI SODEOKA

X : 《MILK X》(EDITOR RALPH LIN)
Y : YOSHI SODEOKA

X : 這期我們探討著「隨機性」，你喜愛不期而遇的生活片刻嗎？又為什麼呢？
Y : 我想這應該取決於隨機發生了怎樣的事情。但我想說，無論這是一次好的隨機體驗，還是一次糟糕的隨機體驗，你總能從中學到一些東西。

X : 大部分出現在你作品中的畫面，大多是在有意識地控制下產生，還是百分百的隨機與意外呢？
Y : 我大部分的作品都是誕生在偶然的。在每次的起頭，我對自己的創作想法都會是模糊的，於是它最終的成果也不會是曾經想像過的樣子，完全的不同，這是一件好事。

X : 我仍然記得首次發現你的作品是在 SAN FRANCISCO MAGAZINE 上一幅名為《DYING TO LIVE》的作品。自從那時起，我總對你用理性的藝術手法探討相對感性的主題充滿好奇。為了進入這種抽象的迷幻（精神）世界，你通常會做何種前置或處理？
Y : 這其實很難解釋。當創作藝術時，我總是很理性，但很多時候當我看著完成品時，也都會想知道到底是怎麼辦到的，所以這題的答案就連我本身也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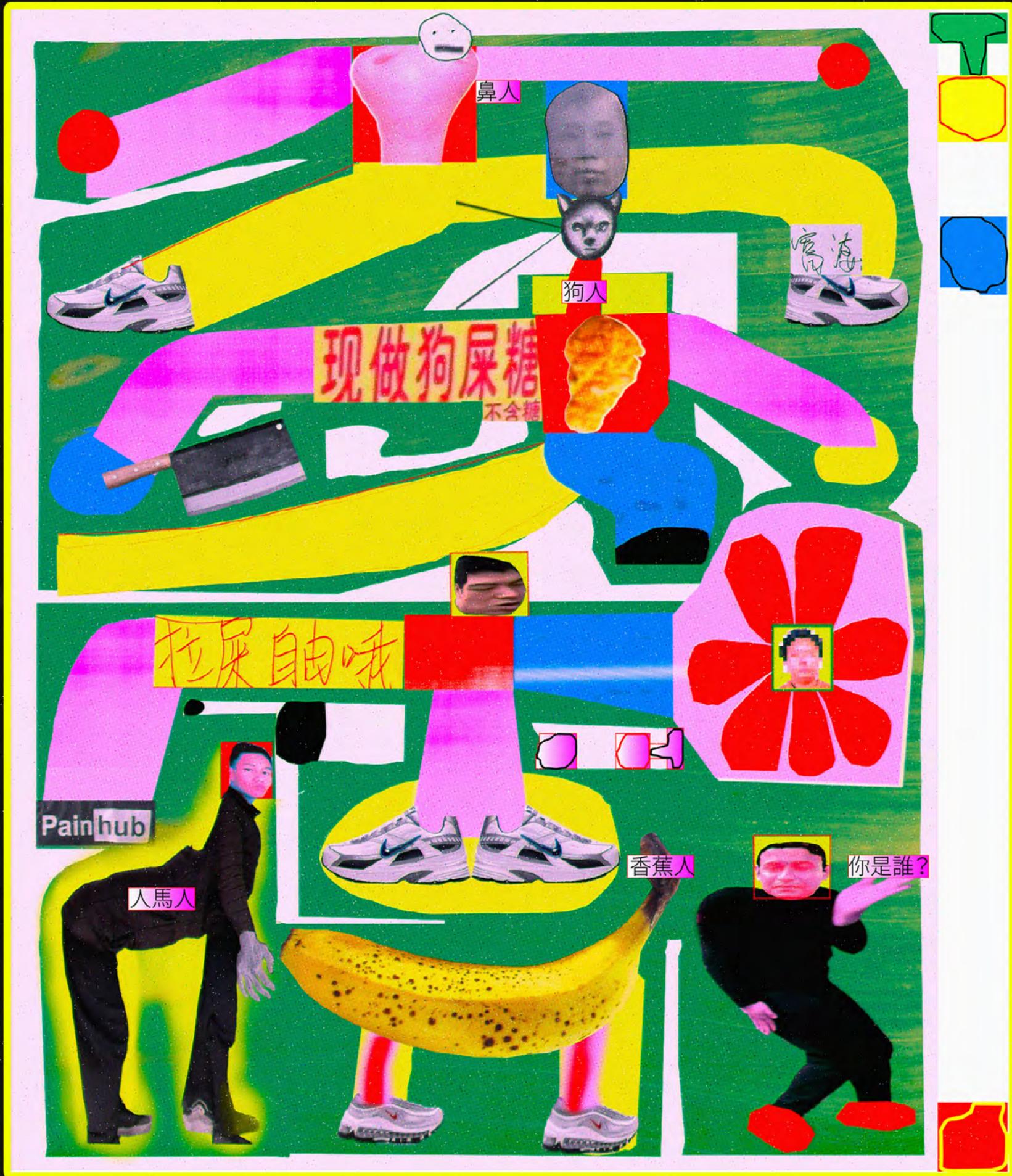
X : 在從事視覺藝術這三十年的創作生涯以來，你最大的改變是什麼？（不僅在技術方面，也或許是對於當代審美體系變化的觀察。）
Y : 藝術社群每天都變得比一天大，但我想其實他們一直都在，隨著 2021 年 NFT 興起後，自己的確發覺了更多存在於這個世界、新與舊的藝術家。

X : LIFE IS _____。
Y : 與這次的採訪主題相反，LIFE IS A SET OF ROUTINES OF SMALL DUTIES, NOT SO RANDOM IMHO(生活是帶點小義務的例行公事，並沒有那麼隨意。)雖然聽起來很無聊，但我相信每天履行自己的小義務會讓你在往後的生活中更加快樂。

X : 我們知道你大量的作品也都與音樂有著關係，那麼最近什麼樣類型的音樂特別吸引你？也為我們列一個歌單吧！
Y : 我「隨機」聽了許多音樂，好比說唱、噪音、爵士、電子、藍調和古典音樂。但基本上，我一直受沈重而快速的節奏、旋律所吸引，所以作品也常專注於此。下面分享給大家一些混合我新與舊的音樂列表，沒有特定順序。

1.SILENCE IS DEAFENING - NAPALM DEATH / 2.OBTAINED UNDER DURESS - SPY / 3.SCREAMING FOR VENGEANCE - JUDAS PRIEST / 4.WOLVERINE BLUES - ENTOMBED / 5.MALIGNANCE - ENFORCED / 6.WAR ENSEMBLE - SLAYER / 7.SOUL SACRIFICE - POWER TRIP / 8.BLOODHOUND - SCOWL / 9.DEAD COWBOY - LIGHTNING BOLT / 10.DYERS EVE - METALLICA / 11.INTO THE CRYPT OF RAYS - CELTIC FROST / 12.MACHINEGUN ETIQUETTE - THE DAMNED / 13.YOU' RE NOTHING - ICEAGE / 14.HEAR NOTHING SEE NOTHING SAY NOTHING - DISCHARGE / 15.I DON'T WANT TO HEAR IT - MINOR THREAT / 16.WE SEE U - SPEED / 17.ANCIENT WORDS - KRUELTY / 18.OVERKILL - MOTORHEAD

X : 最後，從你的藝術形式為基礎，你是怎麼看待像 META VERSE 與 NFT 這類的誕生？
Y : 我已經創造藝術許多年，而 NFT 就在去年這樣的興起，至少可以說，這是一個既野又可癡的權利，很開心透過 NFT 我成功販售了自己的藝術作品，因為在以前，這會是件更困難的事，同時，我也透過這個結識了許多新朋友，很謝謝同行和支持者之間相互的支持。當然，我還是相對保持低調在這樣的發展中，雖然 NFT 不斷在前進，但也還沒有人知道它發展方向，我也不是預測專家，所以，我始終專注在藝術創作上，這是一直在做的事。NFT 實際上並沒有改變我創作藝術的方式，無論它是一種未來，還是僅為一種炒作，我只要繼續創作自己喜歡的藝術，它們就不會影響到我。



MEET BY DAILY RITUALS WITH RUI PU

editor, planner > ralph lin / uniralph (@ralph_lin, @uniralph)
interviewee > rui pu (@chi_meatr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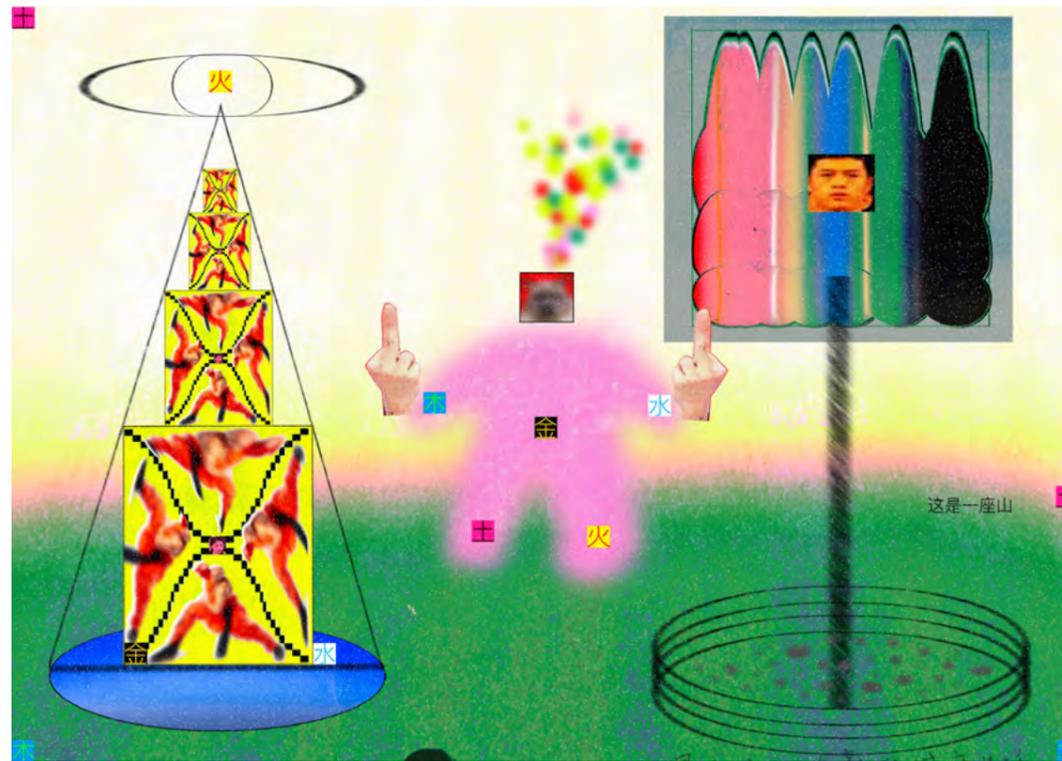
為了這個訪問努力回想了是什麼情況、哪時期在網路上發現 RUI，但無太多功而返。一開始我們是在 INSTAGRAM 上發現彼此，應該是 2020 年，而他的作品就是有那種說不出來的魔力，一眼就讓人迷戀，除了 RUI 在視覺佈置上充滿天賦外，應該跟彼此相近的文化背景，以及某種諷刺的幽默而被佔據心頭吧。這次製作「拼貼」主題時，思考了一圈自己曾經接觸過的作品，有蠻大佔比可以從作品當中推敲出一個藝術家的背景，意思是在他們在踏入拼貼世界前的角色，好比 RUI 的拼貼在顏色、版面空間以及質感上都有著從平面設計或者插畫背景投身的影子，在這裏，不禁想再次讚嘆他作品所安排的呼吸空間，真的命中紅心，再來就是一些「怪可愛」的角色登場了。就像行走在路邊，你可能會對迎面而來的一個普通人無端幻想，漫無目的的，但卻足夠填滿那段遊蕩在街頭的時間，看著 RUI 的作品好像能感受到一些日常的荒謬光景，小品嗎？微微粗俗嗎？就是要讓生活隨意發展，才能引人入勝不是嗎？



可不可以翻个白眼就到明天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我愛的人不愛我。」腦中響起了《厭世甜點店》這個YOUTUBE頻道的標語，用這句話來直抒一些日常片段的巧妙，就像是拼貼之於大眾的感受吧。拼貼之所以相較於其他藝術形式更能觸及到每個人，便是因為它的媒材取得來自消費日常，好比一本150元雜誌，躺在郵箱口裡的派報，更甚被踩來又踩過去的無名廣告傳單，它觸及通俗文化，政治、娛樂、市井小名，不論誰都可以被安排進作品裡的臨時演員，然後你可以試著把它拼成自己想要的輪廓，穿上想像力打版出來的衣服，化個妝，弄個髮，自己就是導演，票房什麼的等等再說，先放飛一下自我（這裡是以手工紙張拼貼形式來舉例）。在往後頭翻閱RUI私密的觀點後，或許可以試著裝上他的思緒，走上街頭看看，保證會愛上，你的想像力會感謝你，有時候白眼翻一下，明天也就到了。

「他們通常都為名人，諧星或者MEME中的人，也都是在網絡上話題度很高的角色，並且帶有滑稽的屬性。選取他們的目的是希望拉進與觀眾的距離，並且吸引更多的關注（一種嘩眾取寵的方式）；第二是希望能夠模糊文化的邊界。」— RUI PU



INSTAGRAM / @CHI_MEATRUI
EMAIL / PURUIPERRY97@GMAIL.COM



最近換了一個新的城市生活，認識了一群新朋友，早睡到下午兩點，被叫醒一起去西湖散步。剛下車來到湖邊就看到了：
 人AAAAAAAAAAAAAAAAAAAA

 走了兩個小時，好累，想拉着我的朋友找個座椅歇息一下，找了很久但的人太多了，只剩一個座位了，算了，讓他們坐吧...



X CONVERSATION
ILLUSTRATOR, RUI PU

X: 《MILK X》(EDITOR RALPH LIN)
R: RUI PU

X: 我們想向台灣讀者介紹一下你的背景還是相當重要的！同時，拼貼藝術對你來說又是個怎樣的的存在呢？

R: Hi大家好，我叫蒲睿，出生於中國成都，2021年研究生畢業於倫敦的CAMBERWELL COLLEGE OF ARTS的插畫系。目前是一名自由插畫師，暫時居住在杭州。拼貼對於我來說相當於一份視覺日誌，它記錄了我的生活瑣碎和一些感悟。

X: 從亞洲到了歐洲，這個跨域的過程怎麼改變你解讀或賦予一幅圖像的意義？

R: 跨域的確會帶給我一些影響，來到一個陌生的環境讓我在想法上比以前更大膽，更隨性。以前解讀圖像一直希望了解圖像創作者的想法和表達，但仔細想，一張圖像能夠給讓一百人有一百種不同的解讀，所以後來我就不強求自己了解一幅畫的原意了，有時甚至「曲解」一幅作品成為了我的一種樂趣。即一種身份的轉變，從「努力了解創作者的觀眾」變成了「圖像的二次創作者/賦予圖像不同意義的人」。

X: 你的拼貼(插畫)邏輯是？為什麼幽默成為創作裡的必需品？

R: 我沒有固定的邏輯在我的作品中，我更喜歡隨性的表達。如果今天遇見的事情或者想法很多，我會直接同時將拼貼的素材和想表達的場景放入畫布中。而在我沒有想法的時候，則會將最近收集的一些素材放入畫布中，不斷的嘗試，組合，思緒通常就會不自覺地相互連接。幽默成為創作裡的必需品是因為我覺得現實世界有些時候太嚴肅了，並且這幾年全球都處在COVID的消極環境中，因此我希望創造一些幽默的，滑稽的，振奮人心的東西。它們不會產生深遠的意義，也不會像一些藝術作品一樣包含尖銳或者批判性的觀點，而是一種快消品。我希望我的觀眾們去消費它，哪怕讓他們產生一秒鐘的愉悅，我也會認為自己的創作是有意義的。

X: 你是怎麼開發自己的想像力？

R: 第一點是自己從不拒絕接受新的觀點和事物，「低俗的」、「高雅的」我都喜歡去看。第二是時刻讓自己盡量處在一個放鬆的狀態，特別是漫無目的的散步和發呆，能夠讓我的想像力有一個質的提升。

X: 在拼貼(插畫)的世界裡，你是如何演變成今天獨一無二的風格？

R: 在創作的時候，我希望我能夠直觀地將自己從互聯網和生活中收集的想法呈現出來，全部採用拼貼的方式會在某種程度上弱化視覺和我想重點表達的部分。全部採用繪畫的方式又會掩蓋材料本身。因此，我創作的時候會採用拼貼加繪畫的方式，慢慢地就發展成了如今的風格。

X: 這期我們探討著「隨機性」，你喜愛不期而遇的生活片刻嗎？又為什麼呢？

R: 當然喜歡哈哈，我是一個不喜歡制定計劃的人。在平常空閒的時候，我會漫無目的的外出散步，走很遠，走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感受周圍發生的一切，這讓我感到很新鮮也很放鬆。我會將自己認為有趣的事情記錄下來，成為創作的靈感來源。

X: 在最近的作品裡，開始出現了一些文字，他們的出現溝通了些什麼？

R: 我想嘗試更多新的東西，隨著不斷地創作，我逐漸意識到荒誕的文字總能更快的抓住觀眾的目光，將他們帶入我的作品語境中，更快地讓我的觀眾感到愉悅。

X: 拼貼必然經歷著收集的過程，你還記得自己是什麼時候開始收集圖像？而你第一幅拼貼作品是以什麼為主題呢？與我們說說它吧！

R: 我記得在我唸本科的時候就開始收集圖像了，收集的主要是好友的糗照，後來第一次嘗試將朋友的表情截取下來然後進行二次創作。這種效果出乎意料的好，漸漸就養成了這種創作模式。我很享受當我給他們這些圖像時的反應。

X: 接下來，你期待自己的作品能有什麼新樣地？

R: 最近特別想嘗試將自己的作品與3D結合，看看會不會產生不一樣的感覺，也想試試自己做獨立出版物。